

抗日救亡运动在宜黄

宜黄县“抗敌后援会”始末

楠 煜

1939年春天，江西省成立了“江西省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接着抚州地区和宜黄县“抗敌后援会”，先后成立。

宜黄县“抗敌后援会”的会址设在县城文庙内（即现在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后援会”是一个群众团体，由陈鸿猷、吴信可（商界人士）、张自昭（政界人士）、欧阳幼济、涂敬之、黄元吉、周和贵（教育界人士）等人组成。陈鸿猷任总干事。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的重大意义；动员群众从军抗日；慰问抗日的中国军队；优抚抗日军人家属；组织运输队，运送抗日物资；劝募捐款，购买飞机大炮，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天，雨后初霁，风和日丽，县“抗敌后援会”在县城中山台（今体委灯光球场）召开了首次民众抗日动员大会，工人、农民、商人、军政人员和青少年学生一个个手执三角红旗，情绪激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歌《义勇军进行曲》。大会由总干事陈鸿猷主持，各界代表在大会发言中纷纷表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日救国不分男女”的意愿，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抗日斗志。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春天，县“后援会”劝募捐款法币

1200元，同年7月又计划向全县富裕户劝募法币一万元，后来实募得法币12047元，其中第一区（凤冈）3330元，第二区（黄陂）2582元，第三区（东陂）、第四区（诚华）各1043元，第五区（棠阴）2166元，第六区（梨溪）1883元，超额完成2047元。“后援会”将劝募所得送往前线抗日将士购买医疗用具和药品。

这次募捐任务所以能超额完成，主要是由于抗日宣传工作做得较好。当时“后援会”经常组织县城中小学生和全县各区小学生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的伟大意义，大唱《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毕业歌》等抗日救亡歌曲，激发了广大群众抗日的积极性。“抗敌后援会”还组织民间老艺人在县城排演抗日地方剧，把门票收入全部捐献，用于抗日。

1941年冬，在“抗敌后援会”积极推动下，全县各乡镇中心小学还组织宣传队，下乡募寒衣。如当时第二区中心小学（黄陂中心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山村寮舍宣传抗日的意义，劝募寒衣，经过几天的劝募，得寒衣500余件，及时赠送给无家可归的难民防寒。

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影响，“抗敌后援会”的抗日工作逐渐由积极走向消极，以至于销声匿迹，名存实亡。

1942年6月，日寇两次窜扰宜黄县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他们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更加燃烧起全县工农抗日的怒火。1943年冬，江西省“一县一机劝募委员会”成立。宜黄县各界人士在“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相应成立“宜黄县献机委员会”。决定献机一架，支援抗

日·为了使“献机”运动迅速完成，由当时的县长张习斌兼任主任委员，县党部书记徐龄兼任副主任委员，县参议会、商会、工会、赈济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等各界负责人为委员，下设劝募、宣传、财务三个组。各乡镇设劝募队，分头开展劝募工作。县工商界杨贤廉等人深入到棠阴镇劝募，上门串户，积极宣传，经过一整天的努力，劝募得银元80元，由于各界民众的积极努力，一县一机劝募任务20万元（法币）于1944年2月23日全面完成，将现款20万元汇寄江西裕民银行宜黄办事处，转省劝募委员会。

1945年8月14日，日本侵略者被迫无条件投降，宜黄县各界民众组成的“抗敌后援会”，因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随即自行撤销。

省抗日流动宣传队在宜黄

邓友文

1938年下学期，我在风冈高等小学读书，一天做完早操，校长照例要讲几句话：“今天宣布一项消息，大礼堂要全部空出，另有别用，下午同学们都带扫帚来大扫除。”

星期一上学时，只见操场一角杨柳树底下系着两匹大骡子，礼堂上铺满了行军床，一群穿着军服的男女青年，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奏乐，整个校园洋溢着抗日的气氛。

上课时老师说：“礼堂上驻扎的是江西省抗日宣传队，大家不许到礼堂去吵闹，以免影响他们工作和休息。”那几天，我们的确忙开了，因为学校全部教室外面墙壁上都挂满了宣传抗日的漫画。我从小酷爱美术，一下课就去观赏，比谁都看得仔细。这些作品都是向各县征集来的，其中有各县民教馆（文化馆）美工人员画的，也有出自各县学校美术教师手迹的。题材十分广泛，有几幅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初以蚕食之谋，逐以鲸吞之策》，画的是一只小蚕从东北方向啃吃一片桑叶；《蛇欲吞象》、《全世界人民把希特勒绑赴绞架》，则以鲜明的立场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表达了全世界人民对侵略者愤怒的心情。我校美术教员刘友生老师也画了一幅漫画展出，标题是《不畏强暴》，画的是一个农夫与老虎搏斗，一手用铁棒挡住虎爪，另一手用一把尖刀插进虎喉。这

些画大都是布底墨画，画面约2平方米左右。后来刘老师要我画一张，我就用白报纸画了一张：《不可自拔》。画面是一个日本士兵的双脚穿着一双大破皮鞋践踏中国大陆陷在泥沼中。象这样规模的画展，在我县还是头一次，使我受益不浅，对提高我的抗日情绪和漫画创作水平很有启发。

晚上在中山台广场（现在的体委灯光球场）进行公演，很多观众听说是省里来的人演戏，附近十多里的乡下人也赶来观看，每场可达2000余人。前面的人坐着，站着观看，后面的人只好站在板凳上看，二、三个小时都不觉得劳累。

台前挂着两盏汽油灯，灯光明亮。演出内容，有大合唱、活报剧、歌剧、话剧，还有地方小调等等，节目短小精干，记得其中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大路歌》、《保卫江西》、《自由铁血》等等，歌剧和话剧有《流亡三部曲》、《慰问前方将士》、《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等等。开演前散发宣传品《告全省同胞书》。

他们的生活与工作都非常艰苦，下乡演出全体人员步行，两匹骡子只是背带行李、道具、宣传品等笨重东西，住的是自带的行军床，那时没有招待所，每天由当地政府供给普通便饭。白天排练新节目，还要派人去附近各地书写抗日宣传标语，内容是“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打倒汉奸卖国贼”、“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东西南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演出经常到晚上十一点。

宣传队虽然只在我县逗留了短短五、六天，但广大群众却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增强了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宜黄爱国青年积极奔向抗日前线

余 蓝 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宜黄广大农村青年，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的影响下，宜黄有一大批青年跟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

宜黄苏区的广大青年，在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口号的压制下，虽然青年的抗日热情，遭到极大地挫伤，但是青年们从内心迸发出来的抗日热情是压制不住的。宜黄境内从城镇到乡村，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势不可挡。青年们耳闻目睹日寇铁蹄大肆践踏中国领土，富饶的家园漫天烽火，血腥遍野，不由得仇恨满腔，积极投身抗日前线，要求参军参战，誓死把日寇赶出神圣的中国领土。

1941年5月上旬，宜黄县蓝水镇第9保农民吴凤生，22岁，他出于报效祖国，卫国保家的心愿，征得父母的同意，自愿到镇公所报名参军抗日。还有该镇第3保农民袁兴端，34岁，平时对父母极端的孝敬，但为抗日救国，多次同父母商量参军抗日，父母高兴地赞扬了儿子的爱国行动，同意儿子参军。于是离别双亲，与吴凤生同时入伍，各界群众敲锣打

鼓，热烈欢送，被编入国民党军政部第五补充处六团一营四连。

同年11月，宜黄中学三年级学生欧阳明章，由于在学校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又从报纸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领土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为非作歹。为了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自愿投笔从戎，把日本鬼子打出去，父母深明大义，勉励儿子奋勇杀敌，在全校师生和县城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下，奔赴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时期，全县报名参军入伍的青壮年不下数十人，加上知识青年志愿军，总数不少于二百人，他们英勇奋战，勇敢杀敌，多数青年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回忆在忠烈祠的首次祭祀活动

杨 贤 廉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一大批热血青年走上了抗日前线，有的甚至壮烈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了追悼和纪念这些抗日英烈，激励全国人民抗战到底，国民党政府下令在各县建立“忠烈堂”（祠）。当时宜黄县长张习斌，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号召全县人民踊跃捐献，筹集资金建筑“宜黄县忠烈祠”。

兴建工程由“抗敌后援会”干事陈鸿猷和办事员吴信可具体筹备。择定原万寿宫500平方米基地，集资万元，于1942年动工，1943秋落成。

新建忠烈祠，高10米，二层楼。厅堂内两侧设有两间办公用房，上厅有讲台，讲台的屏挡中上挂着横批木匾：“天下为公”，下方挂有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嵌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在孙中山先生遗像下面设有香案、神龛，放置忠烈牌位。

“忠烈祠”落成后，首次进行了祭祀活动。祭奠抗日阵亡的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

祭祀大会会场讲台神龛上，立了烈士的灵牌。香案上列三牲肴仪祭品，讲台上方横批写着：“祭祀张自忠将军大

会”两侧对联是：名垂青简丰功伟绩万古长怀英烈；气壮丹霄人埋碧血千秋共仰仪型。台上、台下两侧挂满了县政府、县党部、工商团体、及各界知名人士敬献的挽联，进门的墙上贴有烈士张自忠将军的生平事迹简介，整个会场庄严肃穆。

上午10时许，县属各机关单位人员、19团驻军、各界代表和县初级中学师生共600余人，胸佩白花，臂戴黑纱，排着队，唱着《流亡三部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步入会场，追悼大会正式开始。在哀乐声和鞭炮声中全体肃立，县长张习斌和19团陈团长捧奉张自忠烈士的遗像缓缓地进入会堂，并把遗像轻轻放置在香案的神龛上。接着张习斌首先宣读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听到噩耗后，致电国民党政府的电文：“国仇未报，丧我股肱，遽忽闻噩电，震悼实深，呈请国府明令国葬，以恤英魂”。然后致悼词。

悼词中介绍了张自忠将军生平，他1914年中学毕业，弃学从戎，开始军旅生涯，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将军奉命率部抗拒日寇于热河，曾参加“七·七”芦沟桥鏖战和徐州、宛平大战。武汉大战，毙敌将校十余人，伤亡十多万人，血战七、八昼夜，张将军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坚守阵地，因多处负伤，流血过多，倒卧在地，临终前高喊：“同胞们勇敢杀敌，定报国仇！”

到会全体代表听到此处，无不为之感动，热泪长流，这时有学生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场上立即响起雷鸣风吼般的口号声：“驱逐倭寇；还我河山！”、

“宁为自由死，不做亡国奴！”会场气氛悲壮而热烈，历时两个多小时，在大家的心中点燃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烈火，增强了全县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抗战必胜的信心。

记一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罗 光 武

1938年7月，正值暑假中，由回乡青年学生自发成立抗日救亡宣传队。应闹生（神岗人，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任队长，队员是应琴生、应新生（应闹生弟弟）、陈宜平（崇仁人，寄居宜黄棠阴，心远中学学生）、黄小春、吴永生、罗康洗、吴文彬、吴秉权等十余人，利用暑假时间担负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在棠阴砣玄行富老戏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由应闹生扮卖艺老人，陈宜平扮香姐，黄小春扮拉胡琴的小二。当香姐凄惋地唱着：“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台下观众都为之感动流泪；当卖艺老人鞭打香姐时，观众情绪愤慨激昂，纷纷责骂老人，喝令老人放下鞭子。可当老人诉说他们从东北日军铁蹄下逃难到内地的苦情时，全场观众和演员们一个个泣不成声，握紧拳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能逃亡，誓死抗战到底！”这次还演出了《野玫瑰》、《捉汉奸》等多种节目，极受群众欢迎。

2、教唱抗日歌曲。雄壮激昂的《大刀进行曲》，节奏明快，意志坚强的《铁血歌》：“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

血才能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国耻雪……”还夹杂着凄惋的《长城谣》和《难女曲》，在街头巷尾此起彼伏，经久不绝。那是血的呐喊和控诉！

3、成立了宣传抗日救国的“蔚风社”，每周出一期《蔚风》周刊并在街头张贴，后改由油印刊出，揭露日本侵略军血腥罪行及宣传东北义勇军抗日英勇事迹，同时笔伐卖国汉奸。

4、张贴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买日货，驱逐日寇”、“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每天当露水圩（柴阴每天早晨开市）时宣传队进行晨呼，激昂慷慨的口号声如滚滚春雷，唤醒群众同仇敌忾。

宣传队先后到君山（仙源乡）、桥上（仙治乡）和诚华区（神岗）进行巡回宣传，促进了全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宜黄县庆祝台儿庄大捷游行

李 维 生

1938年春，国民党正面战场给日寇重大打击的台儿庄大捷消息传到宜黄后，山城一片欢腾。4月6日，县政府、县党部、县自卫大队、抗敌后援会、县立中学、铸群小学、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代表三百余人，提着灯笼，打着三角纸彩旗，在县中山台（现体委球场）举行重大庆祝会。会后，党政军学商等各界代表按次序排着整齐的队伍上街游行。游行时锣鼓喧天，爆竹雷鸣，歌声、口号声震耳欲聋。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庆祝台儿庄大捷”，“抗日必胜，建国必成”，“抗日不论男女老少，守土不分南北东西”，“中华民国万岁”，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雄壮抗日歌曲。参加游行的各单位代表手提制作精致，寓意深刻，式样新颖的小彩灯，其中有飞机灯、坦克灯、大炮灯、走马灯、兔子灯、麒麟灯。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吸引沿途众多群众扶老携幼争相观看，家家几乎室空，到处喜气洋洋，欢呼雀跃，整个山城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大大激发和鼓舞了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

游行队伍从中山台出发，经老衙门口、上北门，至坑背、大南关、十字街，经南门路至四保街、上渝亭，然后到中山台，至晚十时结束。

回忆1938年清明节谭襄敏公 墓地公祭

杨 贤 廉

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大都兴奋、激动，为全民抗战的爆发而欢呼，但也不免有些心忧胆怯，生怕打不过敌人。为了激励人们效法乡贤谭襄敏公驱逐倭寇，保卫中华，抗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1938年清明节前，县长熊家驹指示“抗敌后援会”组织群众在清明节那天赴二都乡鹿塘村谭襄敏公墓地扫墓，公祭明代这位抗倭英雄。

公祭大会由“后援会”干事陈鸿猷具体安排，县长熊家驹主持。

清明节那天，早饭后，雨后初霁，扫墓代表300余人，包括工农商学兵和谭襄敏公后裔谭祺生。出发前，一个个衣冠整齐，神态肃穆，排成双行队伍集中在中山台前。我也作为商业界的一员代表应邀参加扫墓公祭活动。

出发前，县长宣布了各单位代表主持人（工会代表黄元茂，农会代表李万章，商会代表吴信可，初级中学代表周和贵，正志小学代表欧阳幼济，风岗小学代表黄元吉，学生代表陈光祖，妇女代表陈万金，另外，还有驻宜黄部队江西省保安第十九团的一位代表作为军界主持人）。接着又宣布了

公祭程序和纪律。

出发时，队伍前头由两个小伙子用木棍高举着一幅大标语，曰“宜黄县各界公祭抗倭名将谭襄敏公代表队”，接着是乐队和抬祭品的。县长熊家驹带领着各单位公祭主持人走在队伍前头。沿途锁呐声，锣鼓声，配合着“弘扬谭公抗倭精神，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口号声，象一支燃烧的火把，把热和光喷发在这条宁静、古老的卵石小道上。

沿途观者甚众，群情激动。

谭襄敏公墓地松柏参天，石级层层。两旁矗立着石人石马，魁梧、伟岸。公祭代表队来到墓地，拾级而上，在墓前供祭祀的坪场前停下，队伍肃立两旁，中间供着祭品，点燃着香烛，县长熊家驹身穿长袍马褂，带领大家三鞠躬，然后酌酒祭奠英雄，默哀。在这庄严而又激动人心的气氛中，我想起谭公抗倭伟绩，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默哀三分钟后县长熊家驹宣读祭文，他的声音哀婉而铿锵，激昂而愤慨。祭文略谓：“当前倭寇猖獗，犯我神州，吾辈当效法谭襄敏公大无畏精神，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祭文宣读毕，鸣放鞭炮，清除墓地周围杂草荆棘，然后在墓前合影留念。

这次清明节公祭谭襄敏公的活动，是一次很好的抗日宣传活动，对激励全县人民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也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坚定了我抗战必胜的信念。

一节没有上完的课

陈 日 永

1941年深秋的一天，灰蒙蒙的天空中洒着毛毛细雨，我们正在上音乐课。教音乐的是一位技工出身的程女士，我们都称她程先生。教课之前，她接受了同学们的请求，教唱《流亡三部曲》。我们很高兴，所以坐得端端正正，教室里鸦雀无声。

程先生穿着一件青色旗袍，半低着头，姗姗地登上讲台，我们叫了“立正”之后，她随便地点了点头便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松花江上》。她写得很慢很慢，而且全身都在颤抖，特别是那只拿粉笔的手，抖抖停停，停停抖抖，似乎负荷千钧，非常吃力，还不时地用手去支撑黑板，头总是抬不起来。她终于写完了，当她转过身来，我们大吃一惊：怎么她满脸都是晶莹的泪水？大概她觉察到同学们惊讶的神色，便想镇静下来，用手去掏出手帕，要把那忧伤的眼泪拭去，突然“歌词上爹娘啊！爹娘啊！哪年哪月，才能相聚在一堂”的凄恻声音在撕裂着她嫩脆的心灵。她没法自持，颓然倒在讲桌上呜呜咽咽地嚎啕大哭。我们惊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许多沦陷区来的同学竟也低下头伏桌抽泣。大约过了五六分钟，她再也支持不住了，带着哀伤和抽噎离开教室，

这节课没有上完。

程先生没有上完这节课自然在全校引起震动，后来我们才明白其中原委。

程先生家住南昌，是女职的高材生，纺得一手细纱，织布、刺绣、烹饪样样娴熟。对于音乐、戏剧、舞蹈也颇爱好，还是个“风头人物”。她个性温柔，人很漂亮，一双柳眉凤眼就足以使人倾倒，何况配上那嫩白的脸蛋，含笑的酒窝，窈窕的身材，更显得丰姿绰约，光艳照人。可是她不常言笑，虽然有清亮圆润的歌喉，除非教课，听不到她的歌声。她的眼里总流露着忧郁、悲伤和哀痛，在万籁俱静的夜里老倒在床上抽泣。同房的女管理员常劝她道：“你别枉自作践嘛，总有一天我们是会打回老家去的。”她一点也听不进去，仍悲悲切切地哭道：“我一家八口，父母都死在鬼子的刀下，两个妹妹活活的被挑开胸膛，幸逃的兄弟生死未卜，我怎么活呀！”她就是用这种心情来寄托对亲人的哀思和对鬼子的仇恨。

事隔半个世纪，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象轻烟消逝，唯独这节没有上完的课总深刻地印在我的脑袋里，想忘也忘不掉。

一个勇杀日寇的国民党逃兵

龚 顺 荣

抗日战争时期，宜黄遭到日寇铁蹄的蹂躏，人民所经受的痛苦遭遇，是后辈无法想象的。据老人们的回忆，在宜黄境内，入侵宜黄的日本兵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手段残暴，令人发指。当时无辜被杀者不计其数，女性不从奸者必被杀，也有不堪忍受侮辱奋而反抗者被杀，还有许多奸后被杀死的，他们因赤手空拳寡不敌众成了敌人屠刀下的冤鬼。自发反抗侵略者而幸存下来的人中，有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的逃兵——宜黄梨溪乡的何二来。

我在七十年代见过晚年的何二来，无儿无女，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以夏天捉水鸡，冬天卖火笼为生。他身高近一米八〇，虽然身体已佝偻，但透过他粗大的骨格，仍依稀可见他年青时的体魄，何二来早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入伍，抗日时，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他所在部队也溃败下来，于是他便乘机逃出了国民党军队，辗转回到家乡，他本想过安份的日子，但家乡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鬼子兵残无人性的罪恶行径，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使他自发反抗。他曾一次拼杀了两个日本兵，一时成为当地传奇式的人物。

那是在日寇占领宜黄时期（1942年），一次何二来发现

两个日本鬼子押着一对年轻夫妻迎面走来，他连忙躲进一农家柴灶间，本想躲过鬼子再离开，不料，鬼子押着人也进了这家的屋子，他只好躲在厨房里，透过墙上的破壁，亲眼目睹了日寇的残酷暴行：

一个小鬼子兵在院子里看住男人，老鬼子把女人拖进屋里强奸，然后又换进小鬼子出来后，老鬼子再次进行强奸……何二来听不懂鬼子戏谑的语言，只听见同胞的呼救声和哭声。后来，女人反抗的动作停止了，凄惨的叫声渐渐微弱，何二来他浑身筛糠似地抖着，眼睁睁看着鬼子尽情地发泄兽欲而不能解救同胞！

那老鬼子还不愿离去，眸子里露出凶残的光，象一只带不走食物又不愿留下的恶狼，突然，女人凄厉地惨叫一声，老鬼子左腿膝盖已压在女人的小腹部，双手掐紧女人的脖子——女人的双腿在踢蹬着，双手在挣扎着，那双怨恨而悲恸的眼睛渐渐地失去光泽。

何二来的血管里毕竟流动着中华民族的鲜血，凝固的血变成“梯恩梯”爆炸了，民族精神使他忘却自我，一声山崩地裂的吼声从他胸膛里迸出。他一脚踢破板壁，在老鬼子霍然惊愕间，他已抓起竖在门边的三八大盖，捅进恶狼的胸膛！门外的小鬼子冲进屋，何二来把刺刀从老鬼子的胸膛里拔出，罪恶的污血喷洒一地。

“八格牙路！”小鬼子嗷嗷直叫，摆出一付拼杀的架势。

何二来当过兵，懂刺杀，加上那力大如牛的个子，没几个回合就把小鬼子捅了。

他连杀两个鬼子兵，竟是如此易如反掌，他感到鬼子并

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抗战的国民党军队和丧失民族骨气的汉奸卖国贼。但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逃兵，他也不能以此邀功请赏，但他勇杀日寇的壮举，却在民间流传至今。